

CHONGQING CHUBANSHE



东欧文学丛书

医生之死

(匈)久拉·费凯特

祝康 译



东欧文学丛书

医生之死

YISHENGZHISI

〔匈〕久拉·费凯特

祝康 译



10006550

Az orvos halála

Szépirodalmi, 1963

Budapest

A hü asszony meg a rossz nő

Magvető, 1963

Budapest

责任编辑 张敏生

封面设计 高济民

技术设计 刘忠凤

[匈]久拉·费凯特著 祝康译

医 生 之 死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11.5 插页4 字数184千
1990年9月第一版 1990年9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500

ISBN 7-5366-1330-X/I-242

定价：4.05元

作者简介

久拉·费凯特1922年出生于一个农民的家庭。他曾在专为农村青年办的高等院校学习，该校在1945年前就受左派力量的影响。匈牙利解放后，费凯特参加了为实现国家民主改革的社会活动，在土改运动中，他被委任为波尔索特地区的全权代表。（他的许多作品的素材都取之于该地区。）后来他成了一名新闻记者，开始为地方报纸，尔后为中央报纸撰稿。1951年他参加了由作家协会及匈牙利工会中央委员会举办的文学竞赛，名列前茅。自那以后，他就一直献身于文学。久拉·费凯特写了大约80本书。其中有短篇小说集《五月的树》（1952年）、《熟人》（1956年）、《拾新娘》（1966年）、《复审》（1977年）、《第一次接吻》（1980年）。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凯蒂》（1953年）、《年轻的妻子》（1960年）、《贞妻与寡妇》（1963年）、《医生之死》（1963年）以及具有讽刺倾向的幻想作品《恋人的天地》（1964年）、《三角恋》（1975年）、青年读物《兰色的岛屿》（1959年）等等。费凯特作为一位评论家还积极发表自己的政见，他的特写、短评、政论汇集成书的有《沧海一滴》（1974年）、《纵观百题》（1977年）、《北极星》（1983年），他辛勤耕耘，硕果累累。

从60年代初，费凯特就享有盛名，特别是他的中篇小说《医生之死》获得了评论界和读者的一致好评。该书满腔热情而又极其自然地歌颂了一位献身于人民健康的乡村医生，歌颂了他鞠躬尽瘁、默默无闻的英雄主义精神。

1953年、1963年，他两次获得了以阿季拉·约瑟弗命名的文学奖。

形成新的社会主义道德观念是费凯特创作的主题。这个主题包容着各个不同的方面——人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匈牙利城市和乡村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革以及在改革过程中所出现的社会道德问题，家庭伦理问题，妇女的地位问题。对上述种种问题，作家或是借助艺术虚构，或是用确凿有据的事实作依据，一一作了揭示。

60、70年代，费凯特把注意力转到了匈牙利的历史上，创作了一系列的中篇小说，描绘了匈牙利人民是如何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岁月，如何从旧制度的废墟上站起来，创造着新生活。

内 容 简 介

本书作者久拉·费凯特是匈牙利当代颇负盛名的作家，他曾两次获匈牙利文学奖，本书收入了他的两篇佳作。

在《医生之死》中，作者满腔热情而又极其自然地歌颂了一位献身于人民健康的乡村医生，歌颂了他鞠躬尽瘁、默默无闻的英雄主义精神。

在《贞妻与荡妇》中，读者将结识深爱丈夫的“贞妻”——年轻美貌的伊丽和“荡妇”——有不幸婚史的克拉丽。伊丽诚实正直的丈夫终于有悖常理地离开了“贞妻”而投入了“荡妇”的怀抱。作者向人们提出的社会道德问题，家庭伦理问题发人深思。

出版说明

东欧各国具有优秀的文化传统，其文学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东欧文学是指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等七个国家的文学。这些国家尽管各有自己的民族的不同的发展道路，但也有许多共同点：它们都曾遭受过俄国、奥国或土耳其的长期压迫和统治，而这些国家的人民都曾为祖国的复兴进行过长期的斗争，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相继获得独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些国家又遭到德、意法西斯的侵略和占领，经受了战争的巨大创伤；战后东欧各国相继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确立了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过巨大成就，也遇到过不少困难和曲折。

文学是社会和时代的产物，又是社会和时代

的反映。东欧各国的文学源远流长，有着光辉的历史传统和杰出的艺术成就。后来虽然遭受了外国统治者的压迫和摧残，但随着民族复兴意识的觉醒，东欧文学也相继繁荣起来，其突出特点就是东欧文学同人民和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紧密相联；民族解放斗争促进了文学的发展，文学的繁荣又推动着民族解放运动的不断高涨。19世纪文学就以其反封建、反民族压迫的内容和独特的艺术创新而引起世界的瞩目，出现过一批具有世界声望的诗人和作家，如波兰的密茨凯维奇、斯沃瓦茨基、显克维奇、普鲁斯、奥热什科娃，捷克的马哈，聂姆曹娃、聂鲁达，匈牙利的裴多菲、约卡伊、米克沙特，罗马尼亚的爱明内斯库，卡拉迦列，保加利亚的波特夫，伐佐夫，南斯拉夫的普雷舍伦、兹马伊等。20世纪以来，东欧文学又以其丰富多采的姿态出现在世界文坛上，各种流派各种风格争奇斗妍，各放异彩，除现实主义文学外，自然主义，象征主义和现代派的文学相继出现，无产阶级文学迅速崛起。先后有波兰的显克维奇、莱蒙特和米沃什，捷克的塞弗尔特，南斯拉夫的安德里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各国文学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探索、追求和创新，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战后初期，东欧各国人民在

大战中的悲惨遭遇和英勇斗争，都在作家的笔下得到了真实的反映，而建立新的公正的社会制度，也曾是许多作家描写和讴歌的对象。50年代前后（除南斯拉夫外），曾出现过公式化、简单化和庸俗化的倾向。随着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批判，以及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不断深化，文学观念开始了巨大的变化，作家们深入探讨社会和个人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大大扩大了创作题材和表现手法。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个人的内心世界都成了作家们探索和描写的对象。既有反映尖锐的政治斗争、工业化、农业改革等重大题材的社会画卷，也有表现个人生活经历和心理状态的作品；既有描写和赞美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诗歌、小说，又有对社会上种种的阴暗面和腐败现象进行嘲讽和揭露、对过去错误进行反思的作品。在创作方法上，各种文学倾向、各种文学流派纷繁呈现，形成了一个百花争奇斗艳、竞相开放的景象。有的作家继承现实主义的传统，竭力去反映当代社会中的种种现实问题；有的作家打破旧的文学模式，突破时空观念和情节框架；有的采用怪诞、魔幻或者象征、隐喻等手法。东欧各国作家在文学创作中的探索和创新，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也引起了世界文坛的关注，并得到了欧美文学界的好评。

文学是各国人民之间互相接近、了解和增进友谊的桥梁。早在本世纪初，东欧文学就开始被介绍到我国来。鲁迅、茅盾等革命文学的先驱们、曾积极热情地向我国读者介绍过东欧被压迫民族立意在反抗的呐喊文学，并亲自翻译了东欧作家的作品，还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东欧文学对促进我们新兴阶级的文学发展必将起到很好的作用。解放以后，我国和东欧各国建立了友好的联系，东欧文学大量被介绍到中国来，增进了相互之间的了解和友谊。

为了使中国读者更多地了解东欧各国文学的发展概貌、以及东欧作家的创作风格和成就，也使我国的文学界能从东欧文学中得到经验和借鉴，以丰富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我们特编选、出版这套“东欧文学丛书。”这套丛书由著作和翻译作品组成，著作包括东欧文学史和作家作品的评论专著，由我国从事东欧文学研究的学者撰写而成，翻译作品以小说为主，着重介绍东欧古典和当代文学作品中的名著佳篇，同时兼顾各种流派各种艺术风格。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对我国读者有所裨益，并得到文艺界和广大读者的喜爱与指教。

目 录

医生之死(1)

贞妻与荡妇(190)

医生之死

献给我的朋友们

星期日

老医生的工作量一年年加大，体质却一年年下降了，他的健康已遭到了严重的损害。不久前，他感到实在不能再支持下去，心想，应该退休了，极度疲惫的身体确实需要长期休息，不能再事事激动、过分操劳，也不能再承受意外的突变了。大夫检查后说，如果他好好将息，还可活五六年，或许更长的时间。

起初，老医生尽量注意休息，日子过得还平静。

老医生一生中，曾有过好些改变他命运的大事，但这一切早已成为过去。说实话，快68岁的人也谈不上浪漫了。多年来发生的事，就像传记

的跋一样，影响甚微。

又过了星期的这天——星期日，老医生死了。

以前，对于生存意义这个问题，老医生从未考虑过，可今天早晨，他却想了许许多多。他一生都在不停地工作，工作与生活融为一体，似乎被优质混凝土紧紧地凝固在一块儿了。然而，日子一天天过去，生命渐渐走向尽头……现在，连他自己也惊奇，怎么从未想过平凡的生活、平凡的工作是否有意义，究竟有什么意义……

昨天晚上，退休的邮政局长去世了。通常老医生是不参加别人的葬礼的，但这次他却例外。因为，早在战争年代，老医生就与邮政局长相识，并且还不止一次挽救过他的生命——总之，老医生把自己的朋友送到了生命的尽头。

正是5月间，春风和煦，温暖宜人。墓地小路也慢慢干燥了，小路的两旁，冒出了片片绿绿的嫩草。

邮政局长的葬礼结束后，好心的送葬的人们平整了墓地的黄土，向坟墓最后一次默哀，各自离去了。

送葬的人并不多，大多是些老太太，她们从不错过一次葬礼，特别是葬礼恰巧在星期日更是如此。此时，这些善良的人正几个一群，迈着碎

步匆匆去参加葬礼，表示对死者的最后哀悼。

老医生低垂着头，像是在慰唁，同死者的家人道别后，他与退休的药剂师彼什科尔季一起离开了墓地。

不一会儿，彼什科尔季问道：

“老实说，究竟是什么病因……我指的 不是直接病因。”

老医生注意到，彼什科尔季避开了那个词。

“冠状动脉硬化……”沉默了一会儿，老医生答道。

“哦，的确！”

彼什科尔季突然停了下来，在衣袋里掏着什么，又若有所思地回头望了望墓地。

50年代末，宗教改革运动曾波及到这块墓地。当时，人们铲除了所有的墓碑，平整了杂草丛生的坟墓。此后，在埋有死尸的土地上，连续几年栽种了马铃薯、玉米、大豆，死气沉沉的村庄又开始洋溢着生机。只是从今年春天开始，这里又葬死人了。按当局的规定：墓地划为三部份，里面——葬天主教徒，中间——葬其他教徒及不信教者，外面——葬宗教改革者。外面这部分，至今只葬了邮政局长一人。

“好了，现在他不会寂寞了，不管怎么说，他不是一个人躺在那里。”彼什科尔季开始说道，

“唉，可怜的人一个人闷在屋里也差不多10来年了，就是纸牌也吸引不了他，即便有时与他玩一两回弗列勃利纸牌^①也不能尽兴。”

“怎么‘不是一个人’呢？”

“当然，人们知道把他挨着谁埋。”彼什科尔季猛地吸了一口烟，随即吐出一股烟雾，接着说：“人们正好在墓地挖到一口棺材，一口铎打制的棺材，这不，完好无损的。自然，人们就把他埋在这口棺材的旁边了……我敢发誓，如果我是老邮政局长的儿子，我一定会不断地给坟墓撒纸牌的。”

他们俩继续往前走，彼什科尔季身后萦绕着缕缕浓郁的烟雾。他曾戒过烟，但自从侄儿定居澳大利亚后，时而寄给他一些高级纸烟及雪茄，他吸烟又上了瘾。

走了几步，彼什科尔季又停了下来。

“这里埋死人都20年了。”他望了望四周说道。

“是的……大约吧！”老医生点头答道。他想起了，那时在村议事会上，曾与宗教迷信者商定在新地段葬死人，还明确规定期限为20年。后来，人们开垦了过去天主教徒的坟墓，接着，村里人又开始在这里葬死人了……当时，老医生出席了

^① 匈牙利风行的一种纸牌。

村议事会，他一点儿也没想到，但此时却突然明白了，20年——这比他余下的有生之年要长得多……

“大约吧！”老医生不高兴地重复了一句。

老医生仔细看了看墓地中间那部分埋不信教者窄窄的地段，不久前这里刚种植的灌木丛还矮矮的。两星期前才砌的唯一一座坟墓，上面的粘土还散发着泥土的清新味，但已开始变黄了。

不过，20年后，这里的土地却无一寸得到利用——既未种马铃薯，也未种玉米，杂草、密密的相思树覆盖了整个墓地。

“简直是胡扯！”老医生想道，“似乎在坟墓里时间就会停止，相反，完全相反。在坟墓里，时间比任何地方都现实……如果人们能提前知道，什么地方是他的葬身之处，如果可以用脚步测出余下的生命尺度，就好了；是的，知道了，我还会活……”

老医生突然发现，彼什科尔季认真望着葬天主教徒的地段。老药剂师是个天主教徒。

“是的，是的，这太有趣了，我已多次想到这个问题。”老医生又回到自己的思路中。“同一种情形下，人的大脑反应相同……”

“哦，我这是怎么了？……要知道，某些重要的东西……”

“20岁的年轻人绝不会在那些马铃薯地中为自己寻找什么葬身之处……这是事实，……确实，人的大脑反应不会总是相同的……”

“无论如何，这个终究会证明……证明的只是那个……”他的思路中断了，但有种奇怪的感觉，似乎让他感到心烦，只是，确实，为什么他的思想总是回复到同一个问题上，循环反复？这个现象，他以前可从未有过。

突然，老医生看见了一只鹤，今年飞来的第一只鹤，它盘旋着，似乎在片片飘浮的云彩中穿行。

这时，几个年轻女人从他们身边走过，轻声地打着招呼。

彼什科尔季用布满血丝、浮肿的双眼目送着女人们的身影。

老医生一人走到了前面。

药剂师立即赶了上来。开始给老医生讲邮政局长以前的一件事。从他讲话的语气里，流露出一种比同龄人活得更长的自负感，一种胜利者所拥有的极大的自信心——似乎比某个人活得久是一种胜利！

药剂师的话震动了老医生，从激昂的语气中，他感到了某种紧张，但老医生对此并未深思，他想回到自己刚才的思维中去。“这个会证